

## 天子脚下：非虚构视野下的“北京学”

钟怡雯\*

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 摘要

本文以京派和海派小说在文本都市的建构为起点，思考以非虚构的散文、小品、随笔、历史文化记述所累积的北平 / 北京写作，是否足以达到“北京学”的研究规模。“北京写作”是一个被散文史严重忽略的缺口，其实它的质量完全可以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散文的非虚构性“忠实地”保留了更多的人文社会元素，是真正能够从文化史研究角度来考据北京在地人文风俗的文学文本。可惜都市文学从来不是中国文学史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只有民国时期的海派小说才让都市文化视野短暂觉醒过来，民国以降的都市散文论述从未受到重视。本文评述了现有的研究成果，也提出北京写作的研究路线，同时也是一篇前导性的系列研究论文。

**关键词：**非虚构，散文，北平，北京

---

\* 钟怡雯，博士，元智大学中语系教授。

## **In The Emperor's Shadow: "Beijing Studies" From A Non-Fictional Perspective**

CHOONG Yee Voon

*Chinese Linguistics & Literature, Yuan Ze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Beijing-school and Shanghai-school novels in the text city, and considers whether the accumulation of Peking/Beijing writing in non-fictional essays, essays,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scriptions is sufficient to reach the research scale of "Beijing Studies". The "Beijing Writing" is a gap that has been seriously neglected by the history of modern prose. In fact, its quality can completely become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field, and the non-fictional nature of prose "faithfully" retains more humanistic and social elements. Literary texts based on Beijing's local humanities and custo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t is a pity that urban literature has never been the focus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or academic circles. Only Shanghai-school novel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wakened the vision of urban culture for a short tim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proposes the research route of Beijing writing, which is also a series of leading research papers.

**Keywords:** non-fiction, prose, Peking, Beijing

## 一、前言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来看，都市文学写作及其研究都不是一门热门的显学，即使有了民国时期的京派和海派小说，也仅仅是孤独的一章，各世代学者的观点大同小异，且后续乏力，直到二十一世纪才迎来新的局面。短暂的京海之争，却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一个学术规范，形成“双城记”的局面：由旧胡同交错而成的老北京，象征着数千年农业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以及儒家宗法统体制治下的帝国中心；十里洋场环抱着摩登上海，才是古老中国迎向现代性蜕变的滩头堡。

古典文学中的北京形象是有限的，往往在诗词曲赋里的庭园街景都是浮光掠影，看不出京城轮廓。到了晚清散文，京师里的人事物皆已老朽如腐木，所以梁启超才说：

北京之久为帝京，其所由来深厚也。虽然，地本寒苦泻鹵，物产穀薄，自千年来，恒仰东南之漕以为养，自昔引以为博患，而又以政令所出，冠盖所臻，洵有如朱朴所谓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者。昔人常称京师为首善之区，今京师实首恶之区也，盖举世界之千罪万诟，奇毒痼病，无不业集于京师，又岂仅如夫溲所谓地绝其脉水化其味而已。自今以往，苟一国政治之中点，不移于他地，恐中国遂永无清明之日也。（梁启超，1936，页196）

大清朝庭惨遭西方列强欺凌多年，北京城的场所精神指向一种不可挽救的腐朽和倾颓，固守王权的城池，沦为一个即是“形而上”又是“形而下”的万恶之地。梁启超眼里这座非迁都不可的北京，实在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直到它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京海之争”，才有机会在跟上海洋文化的对抗中彰显出帝都本质，淬取出消逝中的京味。但这一切只局限于小说史，散文和新诗并没有建构起形象独特的文本都市。

真实上，民国时期（1912-1949）的北京作家写了很多跟北京相关的散文，但它没有像京派小说那样成为一个潮流或现象，甚至没有被关注。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众多文集当中找到北京的“民国身影”，它那时候改叫“北平”，像老舍〈想北平〉（1936）、周作人〈北平的春天〉（1936）、郁达夫〈北平的四季〉（1936）、朱自清〈北平沦陷那一天〉（1939）、林语堂〈动人的北平〉（1940）、唐弢〈帝城十日〉（1944）、沈从文〈北平的印象和感想〉（1946）都是以北平为题的名篇，此外还有孙福熙《北京乎》（1927）、钱歌川《北平夜话》（1934）等主题式散文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北京散文的主题写作虽有起伏，大致而言，还维持了一定的质量。

若以“北京写作”检视近一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 定能发现一个被文学史或散文史严重忽略的缺口。其实, “北京写作”的散文质量高, 数量大, 完完全全可以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况且, 它跟虚构性的小说大不相同, 散文的非虚构性“忠实地”保留了更多的人文社会元素, 是真正能够从文化史研究角度来考据北京在地人文风俗的文学文本。换个说法, 现当代散文里的“北京写作”, 有一个更接近真实面貌的北京, 它面对的不是民国上海所面对的现代性问题, 更多是来自一座古老京城的文化累积, 以及个体文人的生活感受。

历时百年的“北京写作”主要由两个时期组成, 一是象征着老北京 / 旧京文化, 历经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民国北平”<sup>1</sup>; 一是随着胡同大量拆毁之后, 紧紧跟上西方现代文明步伐的新首都“共和国北京”, 从一九四九年累积下来, 也有七十五年历史, 作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 它多次受到各种运动的冲击, 尤其经过 1953、1958、1973、1982、1992、2004、2016 共七次《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改造, 很多事物都产生巨大变化, 其中还包括因应京奥而生的众多硬件建设。都市空间的剧变, 深刻影响了北京文人的生活, 不论是住在北京或已经离开北京的中国当代作家, 或是经意或是不经意地的持续着北京写作, 从单篇随笔, 发展到专书写作, 陈平原期待多年的“北京学”终成大气候。

关于北京学, 更详细的说法是中国文化圈在 1990 年代初掀起的一波北京热, 从胡同考古、京剧掌故、旧京勾陈, 到“民国时期”(1911-1949) 文人笔下的北平风采, 皆成了知识分子对学生和小圈子菁英读者“补课”的重点。当时姜德明编选了一部厚达六百多页的重量级散文选《北京乎: 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92) 收录了七十四位民国作家共一百廿一篇文章, 后来又重新编选成《如梦令: 名人笔下的旧京》(1997 年), 有一百卅七篇散文, 有一部分文章是重出的。《北京乎》里描写的旧京, 距离 1990 年代的读者非常遥远, 构成怀旧的陈年韵味, 它是第一幅由百余篇民国散文建构起来的北平图象。光有文字是不够的, 加上《如梦令》也不行, 于是又有了王同禎《老北京城》(1997) 和徐城北《老北京: 皇城风貌》(1999) 这种图文并茂的文史图书, 进一步炒热这座古老的京城。在千禧年以后, 接踵上阵是——洪烛《北京的前世今生》(2002)、于润琦《文人笔下的旧京风情》(2003)、翁偶虹《北京话旧》(2004)、杨茵编《寻找老北京城》(2005)、邱阳《城市主题: 寻找老北京城》(2006)、邹仲之编《抚摸北京: 当代

---

<sup>1</sup> 1912 年元旦, 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 三月迁都北京。1913 年, 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在建立了北洋政府, 北京自此落入军阀之手, 直到 1928 国民政府北伐成功, 收回北京政权, 改名“北平”, 它在历史上的旧称。1937-1945 年日军统治期间, 又改回北京, 日军投降后再恢复北平之名。等到中共建政, 再度定都北京。“北平”有其时代性的象征意义, 不具有首都的地位, 反而突显它在新时代的失落。若从散文史角度来看, 很多民国作家的散文创作都落在北平时期, 文章里也常称北平。当然, 同时也有称北京的散文。在这一百年当中, 只有在这个时期, 古老的京城陷入中国传统旧文化和西方新文明激烈冲突, 此消彼长, 消逝在历史烟云中的北平成了“京味的最后堡垒”, 后世文人据此怀念“旧京”的最后身影。本文以“民国北平”来命名 1912-1949 年“乱世中的老北京”, 以此区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共和国北京”。

作家笔下的北京》(2005)、邱阳《人文北京：千年古都的城市地图》(2006)、祝勇《北京，中轴在线的都城》(2006)、王东《北京魅力：北京文化与北京精神新论》(2008)、姜德明编《梦回北京》(新编，2009)、徐城北《老北京：帝都遗韵》(新编，2014)、刘未鸣、韩淑芳编《老北京的春秋过往》(2020)和萧复兴《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2020)、杨晓升编《好一个北京：作家笔下的北京》(2022)、张莉编《散文中的北京》(2022)等数十种图文书，把“老北京”炒热，掀起整个书市的北京热潮。

中国出版界和文人历经三十年的努力，从数百年的旧京史料堆里挖掘出迷人的故事，借文人之笔重建了一座魅力十足的老北京城，重现它消失之前的身影。不管从都市文学研究、文化记忆研究、地方风俗研究，或纯粹的散文阅读的角度来看，累积了大量成果的“北京写作”绝对拥有深入探讨的价值。

## 二、止于“抚摸”的人文北京

陈平原曾经在散文〈北京学〉(1994)发出内心深处的感叹：“这些年的‘北京热’，主要限于文学家和旅游业，学界本就热情不高。……我猜想立志以‘北京’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不多”(陈平原，2003，页10)。所言甚是，从当时的评论文章质量来看，学术圈子里的“北京学”确实热不起来，北京学好像只是作家和大众读者在瞎忙的事。那么，后来拥有了上述众多写老北京的出版品，在陈平原“心目中，毫无疑问，‘北京研究’将成为中国学界的热门话题”(陈平原，2003，页13)的宏愿成形了吗？其实，以目前累积的创作成果来看，不仅民国作家的旧北平在撑场面，还加上当代作家笔下的“共和国北京”，绝对足以形成丰硕的研究资源。且以邹仲之编的《抚摸北京：当代作家笔下的北京》(2005)为例，此书收入三十四位当代作家和学人书写北京的散文，把一座古城的身世，从政治历史、胡同的饮食和消费文化、城门、四合院与大杂院的建筑风格，乃至个人的生活记忆都一网打尽。

有了这些散文或记述文章，一门“北京学”研究，理应可以起步了。

在邹仲之集当代文人之笔“抚摸北京”的这一年，陈平原与王德威也聚当代学者之力“抚摸北京”，二人合编了一部学术论文选集《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2005)，有五、六篇讨论小说里的北京，却只有一篇罗福林〈小品文与“京派”的审美〉“探讨‘京派’作家的散文(主要是李广田和何其芳的作品)怎样体现了他们的审美主张”(罗福林，2005，页326)，事实上只限千字以下的小品文，而且不是讨论小品文里的北京，而是北京作家小品文里的文化态度及审美视野，其结论是“‘京派’作家(尤其是沈从文和朱光潜)其实很接近‘言志’

派”(罗福林, 2005, 页 344)。换言之, 罗福林没有读到小品文里的北京, 只读到京派文人的心境和品味。

严格来说, 只有美国学者董玥(Madeleine Yue Dong)的〈国家视角和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讨论了民国散文里的北京形象。董玥在论文中指出: “1910 年代到 1920 年代初是以‘新知识分子’在旧帝京积极(尽管有些时候是批判性地)参与建立新的民国都市秩序为标志的。这些作家以西方城市为样板, 期望建立一种都市文明, 并要求更为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机制。他们的作品主要涉及公民的权利和职责问题”(董玥, 2005, 页 240), “陈独秀的〈北京十大特色〉描述了一个旅欧归来的朋友对北京的印象”(董玥, 2005, 页 241), 在这十余年的散文里, 旧帝京被定位在一个都市管理机制非常落后的位置上来强加批评, 社会性问题的讨论远大于北京人文地理的书写。“到了 1936 年, 对北京生活的描摹则已经完全是北京本地人的描摹, 再不见了作家们本人的形象。他们不再记述个人经历, 不再用疏离、批评的语调主导自己的叙述, 笔下尽是别人的生活。……他们将北京本土文化当作被日本入侵威胁、面临毁灭危机的一份国家财富来描绘”(董玥, 2005, 页 245)。董玥的观察抓住了时代性, 充分显现北平现代作家观照北平的视野, 更点出了现代性冲击下的矛盾心理, 隐藏其后的是一种没有正面刻划的旧京文人心态。

乍读之下, 董玥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 可是此论文严重依赖姜德明编选的《北京乎: 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和《如梦令: 名人笔下的旧京》, 几乎所有引述的散文作品都出自二书, 总计征引四十一次, 由此可见, 董玥应该是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 只能捡现成的选集材料, 来进行自己的北京主题散文研究, 从方法学上来说, 是很危险的。董玥这篇论文的论述, 应该离不开其博士论文《民国北京: 城市与历史》(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2004), 从历史、政治、社会、消费等各个角度重构一个从皇城到民国的北京, 特别着重北京庶民的日常。书中, 她选择“天桥”这个很有特色的区域为分析重点。大约在民国初年, 天桥逐渐形成繁荣的平民市场, 形成独特的天桥平民文化, 被视为老北京平民社会的典型区域。北京在步入工业文明之时, 开始巨大的身世转折。后来, 可能是原始资料的匮乏或其他因素, 董玥对民国北京的文学性研究就打住了。

在董玥之前, 王兆胜在〈北京散文作家论〉(1998)概述了一些北京作家的写作特征(譬如平淡、平实、生活的原生态), 论述得很随性、很粗略, 蜻蜓点水的讨论, 而且文章不列年份, 忽略了文学史的时间刻度。在董玥论文之后的十四年, 才有了赵冬梅〈新世纪北京文学书写的“空间”变化及意义——以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为考察对象〉(2019), 可惜此文仅仅讨论三位作家的单一文集, 对北京写作缺乏历时性的考察, 比较像三合一的综合书评。除了此文之外, 便没有可看的论文了。其余有关北岛随笔的几篇论述, 都是置于个人流亡史的架构来谈的, 譬如王炳欣〈裂缝中指认流亡的倒影——北岛散文中的主体建构学〉

(2017), 北京完全隐没在流亡议题之下; 伍华星〈“家”与“地”的记忆诗学——兼谈中国当代散文的边界问题〉(2022) 提到北岛的《城门开》, 承载着北岛成长故事的北京, 其实只是很小的一块背景。

2020年, 北京文联庆祝七十周年, 出版了由张莉编选的《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 北京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书分三辑, 第三辑是“北京文学研究”, 收录十三篇以小说为主的短篇评论, 偶有触及散文者, 讨论的大多是常见的名篇, 论述观点也十分平实。两年后, 出现了李洪华《20世纪中国作家的都市体验与文学想象》(2022)一书, 除了提及大家比较熟悉的鲁迅和老舍笔下的北京, 还论及叶广芩的北京散文。一九四八年出生于北京的叶广芩是叶赫那拉氏, 隆裕太后的侄女, 十九岁前生活在北京, 从西安退休后再回到故乡, 写了一些以北京为题的忆旧散文和京味小说。但此书写得平平无奇, 没有独到之处。

总的来说, 有关中国现当代散文“北京写作”的研究成果, 寥若晨星。

篇幅较大的散文史专书, 对这个主题则的关注也不多。近二十余年出版的十二部散文史, 包括: 姚春树、袁勇麟编《20世纪中国杂文史》(1997)、沈义贞着《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2000)、庄汉新编《中国二十世纪散文思潮史》(2005)、李晓虹着《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史略》(2005)、范培松着《中国散文史》(2008)、张振金着《中国当代散文史》(2012)、刘勇与邹红编《中国散文通史·现代卷[下]》(2013)、黄开发编《中国散文通史·现代卷[上]》(2013)、郭预衡与郭英德编《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上]》(2013)、刘锡庆编《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下]》(2013)、俞元桂编《中国现代散文史1917-1949》(2019)、唐小林编《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2021)等, 只有范培松写到以沈从文、芦焚(师陀)为中心的“京派散文”, 他说“京派散文家离乡背井来到大都市, 或谋生, 或求学。冷漠的城市鄙视他们, 严酷的环境给他们造成无形的压抑, .....他们对城市和城市中的不满, 形成一种城乡对峙的情结, .....浓重地主宰着京派散文家的精神王国”(范培松, 2008, 页327)。姑且不论民国散文能否构成“京派散文家”的群体或现象, 但它的结论竟然是写故乡而不写北平, 实质意义上的“北京/北平写作”并没有发生(各家文学史通论当然不会出现京派散文)。再以唐小林编《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来说, 书中一节论及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其焦点是在“关于生命价值的反思”, 也不是北京写作。

中国现当代散文里的北京写作, 还没有被发现/看见。

### 三、为京城的散文叙事“暖身”

先回到民国。从《北京乎》和《如梦令》的作者群延伸出去,即可发现他们还有大量的北京写作没有被选进来,非但如此,还有一些以北京为事件背景的社会民生主题写作,也被忽略。问题出在《北京乎》和《如梦令》的编选理念,首要着重于北平的旧京魅力,比较“不迷人的”战乱题材,只是象征性的选了三、五篇。

民国北平的局势非常混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轻工业得到空前发展,中国经历了十年的经济起飞,同时也陷入北洋政府所引发的军事动荡局面。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在 1913 年建立了北洋政府时,未曾统一南方革命党的势力,1916 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内部分裂成几个军阀派系,以北京为中心展开混战。1926 年国民政府发动北伐,1928 年消灭了北京政府,改名北平;国民党南京政府治理十一年,1937 年陷入日军之手,之后又遭遇国共战争;民国时期(1912-1949)三十八个年头,北京历经北洋政府→军阀派系→国民党→日军→国民党→共产党的政权轮替,满城政客、资本家、知识分子、大清遗族,加上满京城的流民、难民、乞丐、穷人,这样的北京,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光景?

可想而知,京城旧事,并非如诗如画。民国北平的苦难在文人笔下其实都有记述,李大钊(1889-1927)在 1916 年进京,在〈可怜之人力车夫〉、〈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里等见证了北京的穷困和软硬件建设问题。在北京大学教书的十年间,他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建立北京共产党组织,直到遭迫害身亡。他写下不少有关北京社会问题的议论性散文或杂文。后来北京沦陷于日军之手,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老向(1898-1968)和北大哲学系毕业的朱自清(1898-1948)都记述了事变。相关主题的散文和杂文质量都相当可观,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的文集里也有不少。

周作人在北京城住了五十年,《知堂回想录》笔下的北京很少人去讨论,其实,这两位兄弟作家笔下的北京,特别是周作人对北京的多层次写作,足以在老舍旧京风华的叙述之外形成另一种声音。《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的最后一本着作,也是周作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周作人活了八十二岁,历经晚清到民国,又从民国而共和,这本散文因此也是时代的侧记。北京写作集中在后半部,但在前半部也零星夹杂着与北京相关的主题。此书有十余篇散文叙写北大,最独特的是几篇北京道路的特写,例如〈道路的记忆〉、〈往来的路〉、〈北京大学〉等,在北京写作的队伍中非常罕见。周作人不见得有都市学的概念,但是以散文家独有的敏锐观察和视野,重新“发现”北京最常被使用,也最容易忽略的道路。1917 年周作人赴京求职,后被聘为北大附属的国史编纂处,最早住在绍兴会馆。1919 年

搬入鲁迅在八道湾买的房子，连同周建人三兄弟同住。后来他曾到山西养病，跟鲁迅反目，也曾入狱，最后却还是回到这间老房子。在周作人不疾不徐、波涛不惊的淡泊笔下，民国北平和共和国北京的生活和人事物，仿佛昨日重现。

至于共和国首都北京，关注的学者很少，累积下来的新一代写作成果，也同样被忽略。十七年时期的北京作家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其散文写作以明哲保身的生活随笔和游记为首，价值不高，文革时期更是乏善可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所转变，北京写作在质量上有了大幅提升。出生于北京贫民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萧乾（1910-1999），在1985年发表了十篇以《北京城杂忆》为题的短篇散文，写下他最熟悉的老北京城，怀旧的情趣俯拾皆是，当他谈到在日常生活中成为文化遗产的“京白”，甚是无奈：

五十年代为了听点儿纯粹的北京话，我常出前门去赶相声大会，还邀过叶圣陶老先生和老友严文井。现在除了说老段子，一般都用普通话了。虽然未免有点儿可惜，可我估摸着他们也是不得已。您想，现今北京城扩大了多少倍！两湖两广陕甘宁，真正的老北京早成“少数民族”啦。要是把话说纯了，多少人能听得懂？印成书还能加个注儿。台上演的，台下要是不懂，没人乐，那不就砸锅啦？（萧乾，1987，页3）

寥寥数语，道尽北京城因土地和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文化盘整，导致京白从现实生活中黯然退场。萧乾后来又写了〈一个北京人的呼吁〉等七篇比较偏向社论的文章，结集成小小的一本《北京城杂忆》（1987）。他的写作动机很单纯，仅仅是为了体现了一位老北京人抚今追昔的情怀，没打算为今昔北京作传，或建立都市形象。

出生于日本的台湾作家林海音（1918-2001），从五岁到三十一岁，在北京住了二十六年（1923-1948），于1948年返台，小说《城南旧事》（1960）是一本自传性小说，写她的第二故乡北平。当然那是小说。林海音后来出版了散文集《家住书坊边：我的京味儿回忆录》（1988），书中第一辑则是以散文之笔回味北京城的日常，包括古老习俗和食物，也讲述林海音年轻时在北平的生活，可视为《城南旧事》的散文版。同样生于北京的史铁生（1951~2010）于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2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疗养，〈我与地坛〉（1989）是一篇长篇哲思抒情散文，后来又写了一些北京生活的散文和随笔，例如应编辑的邀稿而写的长篇散文〈故乡的胡同〉，以及〈巷口老树下〉、〈没有太阳的角落〉等。两位大作家先后为北京学添了一点柴火。

两年后，北大毕业的学者赵园（1945-）出版了重要的文化评论集《北京：城与人》（1991），此书毋宁更像一部学术性的文化随笔，是研究京味文学的重要参考书，最大的贡献是清楚、明确界定了众说纷纭的“京味”。其次，此书对京

味小说和北京人日常生活的京味, 有很深刻的体悟。其三, 赵园指出城市和文人的互相依存、互相阐发的关系, 也突显了都市文学的生态运作。在赵园看来, 民国时期的北平刚刚准备踏上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期, 基本上还是一座巨大的中国传统乡土城市, 京味尚浓, 方能产出老舍这样的作家及其作品。中共建政并定都于此, 再经过一段都市扩张和社会转型期, 京味就没剩多少了。到了 21 世纪, 北京已经是国际化的大都市, 不再谈京味了。历史记忆中的京味只能在历史中勾沉, 或从个人化的记忆书写来看不同作家笔下所建构的北京。

赵园对作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有非常深刻的思考, 她在书中指出:

我相信一位现象美学家所说的, 决不只是艺术家在寻找他的世界, 艺术家也在被“世界”这位“寻求作者的永恒人物”所寻找。“当作者通过作品揭示一个世界时, 这就是世界在自我揭示”, ……并非任何一个历史悠久富含文化的城, 都能找到那个人的。……北京属于幸运者, 它为自己找到了老舍。同样幸运的是, 老舍也听到了这大城的召唤, 那是北京以其文化魅力对于一个敏于感应的心灵的召唤。从此, 北京之于他成为审美创造中经常性的刺激, 引发冲动的驱力, 灵感的不竭之源。(赵园, 1991, 页 6-7)

这番洞见, 同样可以放在散文创作上, 老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 激发了众多散文家的北京写作, 只不过在民国时期都是零散的, 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意图明确的系列化写作。

十二年后, 才有了陈平原以学者视野开展的散文集《人在北京》(2003); 再三年, 又有萧复兴以城市文化史架构来记述的厚厚一本《蓝调城南》(2006), 都算是这一座京城的暖身之作。

#### 四、进入散文史版图的北京写作

有别于过去那种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史笔法的北京小品, 当代散文史最独特的地景出现在 2010 年代, 有七部散文集相继问世: 北岛《城门开》(2010)、徐则臣《到世界去: 都市重压下的心灵回归》(2011)、阎连科《711 号园: 北京最后的最后纪念》(2012)、邵燕祥《一九四九, 北平故人》(2018)、宁肯《北京: 城与年》(2017)、芒克《往事与“今天”》(2018), 以及顾晓阳《北京野事》(2019), 这些书彻底改变了“北京写作”的格局和层次, 却很不可思议的被主流论述忽略。

跟沈从文、芦焚等众多民国北平的散文家作一样, 徐则臣(1978-)和阎连科(1958-)都是“北漂族”, 《到世界去》记述了一个 70 后文学少年赴京发展的

心路历程、《711号园》写了一则都市田园的安居岁月。阎连科在北京西南四环外711号公园，找到一处无人管理的行政荒园，买下53号院住进去，当起三年的农民，他把711号园子定位成“一座城市对大自然膜拜的教堂”（阎连科，2012，页6），这种类型的北京写作是前所未有的，民国作家都不会跑来北京以务农自娱，这不是他们消费这座京城的方式。

徐则臣面对的不是乱世北平，而是一个充满现代职场压力的新世纪北京，在此生活大不易，他放弃外乡人的敌意活下去，不得不在此安顿好心灵。可是，有这么容易吗？徐则臣〈此心不安处是吾乡〉对北京的茫茫人海有很深的感触：

很茫然，那么多人，只能用乌泱乌泱来形容，这个词里有种黑暗和纪望的东西存在，我怎么就孤零零一个人躲在一辆车里。人周围是人，车周围是车，车和人的周围是人和车，是无数的高楼和房间，房间里有更多的人。一个人深陷重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是一滴水落在大海里。在天桥上看得更清楚，尤其是上下班高峰，你看见无数辆排列整齐，行驶缓慢至于不动，这个巨大的停车场中突然少了一辆车、一个人，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知道吗？（徐则臣，2011，页42）

徐则臣的北漂意识太强烈，少了民国文人赴京之后的自信与自重，帝京的辉煌是文人政客累积出来的成就，帝京文化的本质也少不了在地与外来文人的耕耘，所以民国文人凭着自己的现代都市视野，凌驾在旧京之上，提出种种社会建设方面的批评，留下种种有关市井人生的描绘。徐则臣的心境和气势不如前人，那是因为主客优势已经颠倒，他来到21世纪强大的现代超级都市北京，住中关村一个小单位，特别能够感受这一片两千万人口的巨大人海，赴京谋生的文人登时变得极其渺小，无足轻重的存在感，足以侵袭北漂者的心识。徐则臣后来的长篇小说《王城如海》（2017）就用了苏轼诗句“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来当书名，他总觉得——

王城堪隐，万人如海，在这个城市，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你只是你时，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不管是车海人海，还是雾海霾海，都在这座如海的王城里，也都在我们如海的人生中。（张瑾华等，2017）

不过，徐则臣在散文集的后半部，他转了心念，把离乡背景的北漂当作“到世界去”，越走越远，越走越开阔。

北岛（1949-）和邵燕祥（1933-2020）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流亡在外的北岛要重建“我的北京”，捕捉消失的岁月，在注满乡愁的自传体笔触之下，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北岛，2010，页xi）；邵燕祥完完整整的写了“北

京的一年”，见证了国民党政权从北京败退到中共建国，大大小小的个人故事，井然有序地夹在大历史的缝隙当中。一如王学泰在《一九四九，北平故人》序文所言：“《一九四九》是一本生动而丰富的个人断代史，从中可见到一位年仅十六岁的青年诗人怀抱着改造中国的热情、高擎着理想的火炬与他的同学、同志、同仁、同事奋斗在这个泥沙俱下的大时代中。”（王学泰，2018，页 xvii）

北岛写北京，不同于老舍写北平。北岛流亡在外十三年，在2001年底重返北京。北岛正好错过北京始于1992年的“现代化国际城市”规划，全然陌生的绚烂夜色冲击了他内心封印多年的乡愁，他感受到曾经属于自己的老北京已一去不返，于是就有了《光和影》，写他三不老胡同的岁月，一户人家用几个总耗电量十四瓦的小灯泡来过日子，有的甚至全屋一盏电灯，年幼的北岛在黑暗与电灯的地盘争夺战当中，活出了另一番童趣。接着是各种气味的记忆，各种声音的重现，从自己的小小家园，到佑大的北京城，北岛重建了自己的老北京。此书非常重要的内容，包括后半部的北京知青文学活动史，以及作为北京对北岛最后的牵绊——病重垂危的父亲赵济年（1921-2003），他曾任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艺理念跟“今天派”众人的路线南辕北辙，形成难以磨合的父子关系。父亲见证了北岛成长史里的北京。北岛在这篇散文的开篇处引述了自己的两句诗——《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北岛，2010，页 173），一言道出二人的生命轨迹，最终还是交错重合。《城门开》的核心意象——“城门开”，暗示了一座记忆城池的重新开启。《父亲》一文或许是“城门关”的契机，北岛定居香港，他的北京只留在那道“城门”背面。

顾晓阳和宁肯（1959-）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顾晓阳在1990年移居美国，《北京野事》是一部追忆逝水年华的散文，有很浓厚的怀旧味道，跟北岛有点相似，但企图心没那么大。宁肯是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报导文学《中关村笔记》（2017）曾入选“2017中国好书”，散文集《北京：城与年》在2018年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此书记述了宁肯在北京胡同的成长岁月，以及这座古城六十年来的巨大变异。

最后要谈的是芒克（1950-）《往事与“今天”》。芒克六岁举家迁居北京，这本回忆地下诗歌旧事的散文集，从1969年1月多多（1951-）到访芒克家写起，接着写芒克跟彭刚的火车壮游，写如何认识文革期间的北岛，写白洋淀的知青岁月，写《今天》期刊的筹办，还有“星星画会”，除了有诗歌野史的意义，也记述了当时北京知青的许多艺文活动，是很另类的北京写作。严格来说，这是一部《今天》史，也是作为编辑部的“东四十四条76号”的地方文艺活动史，同时也是北京知青文学史最重要的一章。芒克的“东四十四条76号”旧事写到1980年11月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为止，是他个人诗歌生涯最关键的“北京十年”。

对这七本书的报导或短篇书评相当多，有些是出版社的宣传文字所引导出来的评述（甚至只是介绍），学术性专论极少（如前述的赵冬梅考察北岛、阎连科、徐则臣的论述，已算罕见），大多是点状的，没将它们放在一个大架构里去讨论。当前生活在北京的文人非常多，不论是北漂或在地的，都有一些北京主题的散文写作，邹仲之编的《抚摸北京》（2005）已经收入三十四位当代作家，十八年下来，书写北京的单篇散文十分可观。

## 五、结语

毫无疑问，近一百年来中国散文的“北京写作”已经累积出丰硕的成果，而且是文化存真度最高的非虚构写作，遗憾的是它们只进入书市，没有进入学术研究视野。散文研究本来就远不及新诗和小说，虚构的“京味小说”对非虚构的“散文的北京写作”产生了遮蔽性效果，连新诗的北京也遭到遮蔽，只有陈大为那篇长达五万多字的论文〈有故事的地方——当代中国都市诗的京沪构图及其诠释意义〉，对当代诗歌里的北京（和上海）图象进行“场所精神”（genius loci）与文化形象的研究。同时期的中国学者并没有专攻一城，往往是广泛的城市诗通论，比较像是1980年代台湾的研究方法。

最近出版的《北京叙述：帝都、家园与现代性》是一次重要的研究成果，此书由专攻中国都市文化的张鸿声教授及其博士后王一波和博士生吴鹏合着，三十五万字的论述涵盖了新诗、散文、小说等文类。虽然它也是一部通论，张鸿声长期从事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对地方文史资料掌握得很好，整体论述相当扎实。就散文部分来说，此书的视野跟董玥相似，但后者凭的是二手数据，张鸿声直接引述一手的书刊数据，拓展出更大的幅员，譬如书中提及上海《宇宙风》杂志在1936年连刊三期“北平特辑”，刊出多位名家散文。这是董玥在美国看不到的原始资料。不过张鸿声很多时候只是蜻蜓点水，罗列了作者或篇名，没有进一步讨论。散文和新诗研究，是此书的硬伤，仅仅停留于概述和引介，远不及小说的论述和分析。三位作者的专长是小说（占全书篇幅近九成），所以，此书没有深入探讨个散文文本，也没有在方法学上开拓出对北京散文写作的诠释向度，它最大的贡献在导引这个领域的研读路线，像一部无从回避的研究指南，指出各种数据的所在。

一言以蔽之，都市文学从来不是中国文学史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京味小说是在文化史视野里讨论的，并不是都市文学史；只有海派小说的上海摩登，才让都市文化视野短暂觉醒过来，接着又消隐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述之中。唯有借助都市理论、文化记忆理论、人文地理学，再加上各种文史勾沉的图文书，提炼出在地作家和北漂作家笔下的场所精神，前者怀抱着最后的旧京韵味，后者在漫游

里前瞻老城的现代性, 显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京味。共和国北京, 时间跨度较长, 专书式的散文集也较多, 它的面貌相对多元, 也带有更强烈的自传色彩, 偏向“个人生活史”, 可以从中读出当代北京的地下文学生态、政治局势、一座老京城迈向国际化的契机, 最重要的是去发现一个北京作家如何建构、为何要建构一座自己的北京。

陈平原期待多年的“北京学”, 可说是水到渠成了。

## 参考文献

- 北岛 (2010)。《城门开》。牛津大学出版社。
- 陈大为 (2014)。有故事的地方——当代中国都市诗的京沪构图及其诠释意义。《文与哲》, 25, 377-442。
- 陈平原 (2003)。《人在北京》。联合文学出版社。
- 董玥 (2005)。国家视角和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载于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页 236-268)。北京大学出版社。
- 范培松 (2008)。《中国散文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 梁启超 (1936)。将来百论, (十三) 北京之将来。载于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九册·二十五下》(页 195-196)。中华书局。
- 罗福林 (2005)。小品文与“京派”的审美。载于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页 326-347)。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学泰 (2018)。从大时代走来。载于邵燕祥编,《一九四九, 北平故人》(页 ix-xvii)。牛津大学出版社。
- 萧乾 (1987)。《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
- 徐则臣 (2011)。《到世界去: 都市重压下的心灵回归》。长江文艺出版社。
- 阎连科 (2012)。《711 号园: 北京最后的最后纪念》。江苏人民出版社。
- 张瑾华等 (2017 年 2 月 21 日)。身处“王城如海”此心不安处是吾乡。《每日头条文化》。  
<https://kknews.cc/culture/gv899xl.html>。
- 赵园 (1991)。《北京: 城与人》。人民文学出版社。